

《虫语秘境:微距下的昆虫故事》,刘海春著,海峡书局,2025年6月。

重磅
品
荐

微距镜头下的生命史诗

王小柔

微生命的“生存史诗”

如果说摄影技术是《虫语秘境:微距下的昆虫故事》的“骨”,那么昆虫的生态故事便是它的“肉”。书中用三分之二的篇幅,讲述了从“浴火重生”到“虫智多谋”的生命历程,每一个故事都是对“生存智慧”的生动注解,让我们看见微小生命如何在自然的博弈中绽放光芒。

“浴火重生”章节聚焦昆虫的生命周期,展现了从卵到成虫的“蜕变之美”。异蝽妈妈产卵的场景尤为动人:“19枚卵排列在芭蕉叶背面,不远还有6枚乳白色卵块和7枚淡黄色卵块”,作者通过连续观察,发现“异蝽妈妈有产多堆卵的习性”。而当若虫“顶开皇冠般的卵壳”而出时,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写道:“它们似乎在交流成长的心得,日后寻觅中意的伴侣,去孕育属于它们自己的‘皇冠’。”这种描写让读者感受到生命延续的温情。

马蝉羽化的过程更是被赋予了哲学意味——“从丑陋的若虫到振翅的成虫,就像一场对过去的告别,对未来的奔赴。当它终于挣脱外壳,翅膀从褶皱中舒展,仿佛整个世界都为它让路。”这种描写让昆虫的蜕变超越了生物学意义,成为对“成长”的普遍隐喻。

“千虫百怪”与“虫智多谋”两章,堪称昆虫的“生存策略百科”。尺蠖的伪装术令人称奇:有的“蜷缩成鲫鱼胆的花序形状,身上凹凸不平的‘包’与圆锥花序极为相似”,有的“覆盖枯枝败叶成为行走的‘植物’,甚至身体上的絮状物让它看起来像发霉的枝条”。作者不仅记录了这些现象,更挖掘了其后的生存逻辑——“伪装时不美,甚至丑陋,但度过幼虫期,便能展翅飞翔。换句话说,我是否可以理解为尺蠖低调,不张扬,从而获得更多的生机。”进而引申出“低调是生存智慧”的人生思考。

黄猄蚁的合作故事则展现了昆虫社会的“组织力”。作者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观察到,三只黄猄蚁合力搬运“比自身大几倍的暗翅简天牛”,通过“咬住中足,利用对方受伤的弱点”达成目标;建造蚁巢时,它们“用身体做杠杆拉动叶片,持续许久,硬生生把叶子拉到合适的位置”,甚至“咬住同伴的腹柄结形成独特的‘蚁桥’,将分散的叶片拉近”。这些细节颠覆了我们对“蚂蚁”的刻板印象——它们不是无序的“群氓”,而是有分工、有策略的“社会工程师”。作者感慨:“没有指挥者,却有高度的组织性,这是大自然最精妙的设计。短时间内看到三次三只黄猄蚁搬运食物的场景,我不禁想:难道黄猄蚁也知道‘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道理。”

最动人的莫过于那些充满“情感温度”的瞬间。“叶蜂幼虫的倒立比赛”中,几只幼虫首尾相接倒挂在叶片上,身体形成弧线,仿佛在进行一场欢乐的游戏,作者描述道:“它们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优美的曲线,像是在跳一支无声的芭蕾,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生命的韵律。”“隧蜂情深”里,两只雄蜂在雨中相互依偎,“四目相对”“触角相碰”,作者细致地记录下这一幕:“在上的隧蜂开始爬动,它爬到在下的隧蜂的位置,下面的隧蜂爬到草叶一端又掉头过来。两只隧蜂都调整了位置,四目相对。‘你冷吗?’‘不冷。’‘昨夜你过得好吗?’‘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它们仿佛在相互的问候。”虽调侃“不是情侣是兄弟”,



间挂着露珠,而小蚜虫则用一对后足抵住另一颗露珠”的温馨场景。摄影上,图片清晰呈现了露珠中蚜虫的倒影,以及蚜虫蜕皮与露珠的关系。这种“科学发现+人文感悟+视觉呈现”的模式,让“蚜虫与露珠”的故事成为微观生态的绝佳范本。

这种跨界还体现在对“时间”与“空间”的重构上。微距镜头将“毫秒”拉长为“永恒”:马蝉羽化时,“外壳从背部裂开,体液膨胀身体”的过程,被分解为十几个镜头,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让我们得以观察到平时“转瞬即逝”的蜕变;而“以昆虫的视角仰望星空”的叙事,则将“厘米级”的草丛拓展为“宇宙级”的舞台——当作者蹲在地上,看着“褐背小萤叶甲在草莓片状叶片上爬行”,突然意识到“平凡的草丛里自有惊心动魄的宇宙”,这种视角的转换,让我们重新思考“生命尺度”的意义。

编辑推荐中那句“翻开书,就像被大自然的魔法缩小了身形,跌入一个被放大百倍的奇异世界”,精准概括了这种跨界带来的体验:我们既是科学的观察者,也是文学的共情者,更是艺术的欣赏者。这种“多重身份”的叠加,让阅读过程成为一场“沉浸式的自然之旅”,从“观察”到“觉醒”的启蒙。

《虫语秘境:微距下的昆虫故事》最终想传递的,是对生命的“重新认知”。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在消解人类的傲慢,让我们看见微小生命的“主体性”——它们不是人类的“附属品”,而是与我们共享地球的“平等居民”。

作者在拍摄“蚜虫与露珠”时的反思尤为深刻。起初他以为红色蚜虫“冲向露珠”是偶然,后来发现“那并非普通露珠,而是植物汁液与蜜露的混合物”,更意识到“我的拍摄可能惊扰到它们,导致了这一场小小的混乱”。这种“打扰与愧疚”,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记录者”,而是“小心翼翼的访客”。这种态度贯穿全书:拍摄蜉蝣卵后“我把石头放回原来的位置,我不想因为我的拍摄,摧毁了它们生命的脚步”,在观察蜗牛卵时“静静等待,‘植物’放松警惕,慢慢展开”,这些细节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然观察,始于“不干预”的敬畏。

对于生态文学爱好者,这本书提供了“微观叙事”的范本:对于微距摄影者,它是“技术+美学”的指南;对于普通读者,它是一场“重新认识自然”的启蒙。它让我们明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体型的大小,而在于存在的独特——一只蚜虫在露珠中的挣扎,与一只雄鹰在天空的翱翔,同样值得被书写;尺蠖的“低调”与蝴蝶的“绚烂”,都是生命适应环境的智慧。

在“甜蜜陷阱:小蚂蚁与接骨草的共生之舞”中,作者记录了接骨草与蚂蚁的共生关系:“接骨草拥有两种花朵,其中白色的为可孕花,杯状的为不孕花,不孕花凹陷部位充满花蜜,用以吸引昆虫前来为可孕花传粉。当小蚂蚁们在杯状的不孕花中穿梭时,它们的身体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花粉。这些花粉随着小蚂蚁的移动,被带到了白色的可孕花上。”这种“各取所需”的共生,正是大自然平衡的智慧,也启示我们: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该是征服与掠夺,而应是尊重与共生。

草丛里的“生命启示录”

《虫语秘境:微距下的昆虫故事》就像一座“微观博物馆”,每一页都陈列着大自然的“杰作”:既有“光影魔术”的视觉盛宴,又有“生存智慧”的哲学思考;既有“跨界融合”的创新表达,又有“生命平等”的价值启蒙。

作者用镜头与文字证明,微距摄影不只是“拍小虫子”,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教会我们放慢脚步,关注细节,尊重差异。当我们能为“叶甲的心形印记”感动,为“尺蠖的伪装”惊叹,为“隧蜂的依偎”温暖时,我们便完成了一次“心灵的微距”:在与微小生命的对话中,找回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

正如书中所说:“蹲下身,以昆虫的视角仰望星空时,平凡的草丛里自有惊心动魄的宇宙。”《虫语秘境:微距下的昆虫故事》的价值,正在于它让我们相信:当我们学会凝视草丛里的“小宇宙”,便能在纷繁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大安宁”。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关于“看见”与“敬畏”的生命启示。

与其愁眉苦脸 不如乐在其中

欣菲

《未尽的快乐:魏晋名士社交处方笺》,董铁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



是一种快乐吗?作者对快乐的理解并不流于肤浅的愉悦:“我们所说的快乐,并不是‘喜怒哀乐’中的乐,而是涵盖了‘喜怒哀乐’全部的情感……通过真实地展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名士们的内心获得了一种满足感,而这种满足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乐。”书中采撷的父子相处的故事也颇具趣味,王导与儿子下棋时“要赖”的憨态,打破了传统的“严父”形象,展现出一幅其乐融融的天伦之景。谢安对子侄“言传身教”的悉心指导,则体现了长幼相处中的包容与平等。在天下多故的纷争时代,魏晋名士谈笑风生、戏谑纲常,于各种复杂关系中坚持自我、制造乐趣,用最坦荡的方式挥洒着生命的本真,在乱世中开辟出独特的生存之道。

董铁柱坦言,写作此书的初衷是因为自己不快乐。而《世说新语》成了这个身陷抑郁的中年人的解药。也因这种强烈的个人体验,本书的叙述少了学术著作的刻板范式,而多了鲜活的生命温度。

《未尽的快乐:魏晋名士社交处方笺》一书带领我们回头看向那个遥远的年代,无论是嬉笑怒骂还是与悲戚感怀,魏晋名士荒诞的行为背后,是他们对快乐的深刻理解。对挣扎于内卷、困惑于人际关系的现代人来说,本书有着跨越时空的现实意义。针对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该书用魏晋名士教科书般的社交方式给予我们启迪:快乐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如此看来,在关系的蛛网里,只要愿意,每个人都能活出自由的灵魂。

生命里的那些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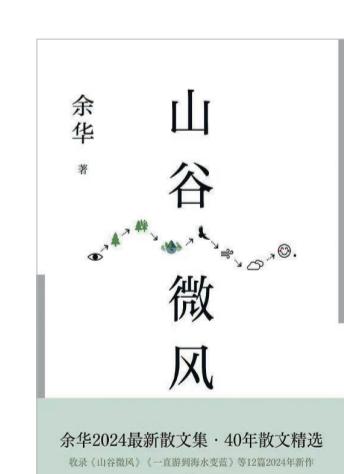
杨朝旭

《山谷微风》这部散文集,用朴实的语言开启了作者深邃的内心世界,为读者呈现出不同于小说创作的别样风景。书中既有对童年纯真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有对生活细微之处的敏锐捕捉,更有对生命与时代的深沉思索,字里行间流淌着质朴而动人的力量,看似寻常,却能直指人心。

在《医院里的童年》中,余华回忆起自己在医院宿舍的生活:“医院里的哭声最为丰富,在我的记忆中,医院里的哭声就像音乐会上的交响乐一样,有着不同的声部。”在他看来,人间的痛苦不过是让他认识这个世界的一种音符,在这里,余华没有渲染医院的压抑与悲伤,而是以一种童趣的眼光去看待,以探知的笔触初次领略人间,展现出童年时期对世界独特的感知力,轻描淡写,哀而不伤。

散文并非要营造出怀旧的情境,从整部作品锁定的那些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琐碎的甚至无聊的事件来看,余华的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集,一直在若有若无地传递着一种“无意于佳乃佳”的生存理念:生活不过尔尔,生与死,欲与求,幸福与快乐,我们都曾拥有过它的“全盛期”,只是你以为尚未开始,其实,对于欲望炽盛的成人而言,可能已经结束。

余华并没有在这部散文集中以《活着》那如利刃一般的文笔去剖析残酷的人生,他只是不断地在暗示: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童年的时光,但以童趣的眼光看待世界的状态,一旦流失,我们很可能只活在追忆中而徒留空虚与失落。



《山谷微风》透露出的不假雕琢的文风,铅华落尽,无意修饰,真诚话语中集体致敬一代人,只想锁住那份最初的纯真与温暖,所以这部书,一定是卸去种种伪装,呈现出最自然的人性光辉。

在《到上海去》中,余华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从海盐县前往上海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踏上前往大城市的旅程。火车在铁轨上疾驰,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未知的憧憬与忐忑。”这段描写不仅是一名年轻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更反映了人们渴望突破地域限制追求更广阔生活空间的普遍心

理。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上海”,余华把对年轻人、对世界的探索与好奇,以及从孩童的无欲到青年的有欲,通过这样的描述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展示了《活着》的那种冲击感:看,生命就是从这里开始慢慢走向躁动,无法避免。整部散文集看似在回忆无关紧要的东西,实质上它的编排和选择有着内在的设置,每篇小章节都是人生重要的关口,余华似乎在作品中跟读者说:“这是一部另一种状态的《活着》,只是我不说而已。站在微风中,不为风伤,意与风和,不过亦不及。”

在叙事时,余华善于运用短句和对话,使文章结构紧凑。在《父子之战》中,父子之间的对话简洁明了,却将两人的性格和矛盾展现得十分清晰:“‘你为什么不听话?’我生气地问,‘我不想这样做。’他小声却坚定地回答。”这种简洁的对话描写,是这部作品的一大特色,它单刀直入,直奔主题,绝不拖泥带水,避免了冗长的人性剖析,由作者尽情想象,非常符合“微风”式的艺术特色。

《山谷微风》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这部散文集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记录和情感的抒发,更是对童年、亲情、时代的一次深刻解读。它让我们在阅读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复杂,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与力量。更为重要的是:余华从头到尾并没有想说服任何人的意图,他只是陈述事件,如此而已。

如果不是在生活中疲惫不堪,又有谁愿意与之共鸣。对于这个,余华似乎并不在意。

与其愁眉苦脸 不如乐在其中

欣菲

《未尽的快乐:魏晋名士社交处方笺》一书以《世说新语》为蓝本,对魏晋名士在君臣、父子、长幼、朋友、同僚、兄弟、夫妻等七种社会关系中的为人处世之道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让读者看到洒脱率真、狂放不羁的魏晋风流之士,是如何在乱世中找寻快乐、创造快乐的。这本书对现代人而言,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作者董铁柱在书名中嵌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谐音梗,暗喻“魏晋的快乐”中,有着“未尽的快乐”,书中别具一格地呈现了魏晋名士如何轻松地处理世间的各种关系,带领读者用新颖的视角去观察那个“个人意识觉醒”的时期,名士们在河山破碎的乱世中怎样主动地快乐生活。

在所有社会关系中,君臣关系最难相处和把握。魏晋的统治者以礼教治天下,借此维系社会稳定,君王的形象可想而知。但本书所呈现的君主形象却有几分鲜活丰满的喜感。东晋元帝生子,大赐群臣。殷羡谢道:“皇子降生,普天同庆。臣无功勋也受奖,于心有愧。”元帝笑道:“此事岂可使卿有功乎?”此刻的晋元帝不是高坐在龙椅上的君王,他只是尘世间一个寻常男子,和朋友开着世俗的玩笑。这般模样“连读者都忍不住想和司马睿交个朋友,真诚地向他道个喜”。而曹操年轻时和袁绍一起劫持新娘搞恶作剧的场景,让人很难将这个顽皮青年与日后那个挥鞭杀伐,拥有高超胆略权谋的魏武帝联系起来。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下,藏着君臣对自由与快乐的微妙追求。在此,董铁

柱对古人撰写的书籍有着新颖的认识:“他并没有把笔触停留在君臣之间的残酷斗争之中,而是试图在扭曲的君臣关系中找寻一种快乐的可能。”同时也结合现代读者的视角对“君王观”展开探讨:“我们究竟是要求君王成为完美的存在,还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普通人。”

王珣因嫉妒而刁难殷仲堪,殷仲堪却抱以“人不知而不愠”的态度。放下高低比较之心,自是更容易获得满足。蔡谟在王导家中做客,见有女伎而不悦,便拂袖而去,王导亦不挽留。蔡谟当怒则怒,王导顺其自然,二人都遵从自己的内心,不也